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美学语言学

——语言美和言语美 (第二版)

钱冠连 著
徐盛桓 校订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国十年和五十年史话

文学与科学

——杨义文学研究文集

杨义著

杨义 1924—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H0-05/3=2

2004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美学语言学

——语言美和言语美 (第二版)

钱冠连 著
徐盛桓 校订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钱冠连著. —2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2(2006 重印)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ISBN 7-04-016169-9

I. 美… II. 钱… III. 美学:语言学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318 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责任编辑 贾巍

封面设计 刘晓翔

责任印制 宋克学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字 数 450 000

定 价 32.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6169-00

序 1

钱冠连副教授历三年的艰辛，酝酿和撰写了《美学语言学》。在这段时间里，为了美学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他同我有经常的切磋。现在，钱冠连这本书付梓了，我想为美学语言学的研究说几句话。

美学语言学参照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问题，或者说，要对语言和语言运用中的美学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诠释。不言而喻，这既是美学，又是语言学。

翻开美学论著，用文学作品来阐释美学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容易给人以误解，以为这也是讨论语言中的美学问题，因为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写成的。其实，多数情况下这是讨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所营造的美，正如讨论以画面上的线条、明暗，以音符的高低延续为手段所营造的美一样，而不是讨论语言或言语自身的美。为了研究语言和语言运用中出现的种种审美现象，包括语言美和言语美，就要有专门研究语言审美规律的学科，这就是美学语言学。

美学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也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各种边缘学科性质的语言学纷纷创立，为什么美学语言学却姗姗来迟呢？这也许同我们的一个传统观念有关：语言文字纯粹作为一种工具看待。庄子曾用筌者得鱼而忘筌、蹄者得兔而忘蹄来反复比喻“得意而忘言”；刘禹锡甚至说“义得而言丧”。也许是人们过于专注作品中的意境美和义理美，因而要“忘言”，甚至要让“言丧”，所以一直以来对语言自身的美学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雅可布逊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一个词语被当作词语得到接受之时，而不是作为被命名物的简单替代物或某种情感的迸发，也就是说，当词语及其句式、含义，其外部和内部的诸形式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冷漠象征，而是具有其自身的份量和独特的价值时，诗性便得到了体现。”雅氏是一位形式主义者，他十分看重语言形式，他这段话讨论的是诗中的语言的地位。我们不妨借用雅氏这段话来审视语言自身的美学地位，承认语言也“具有自身的份量和独特的价值”；这样，我们就应该承认有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语言中涉及审美的各种现象及其“独特的价值”作出规律性的说明。美学语言学正是要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现代语言学注意区分语言和言语；美学语言学既研究语言美，又研究言语美。语言是一种人工客体。人类在建构自己的语言的时候，把自己的审美观念灌注到这一人工客体中。语言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语言中去的一

种感性呈现,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这一人工客体中直观自身,从中感觉到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和融洽,从而产生愉悦感。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因而使语言具有美的内在规定性。语言美是一种审美潜能,使语言的运用产生美感成为可能。这一潜能的实现,体现在言语运用中的美的创造和美的欣赏,这就是言语美。语言可以实现多种功能,产生多种效应。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语言运用者在一定的交际目的的支配下,形成一定的审美心理结构,并产生相应的心态、行为,发挥自己的能力,调动语言中各种美的潜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言语美,达到理想中的审美效果,以便言语交际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类的言语审美活动,是植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美学语言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上述的观点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展开语言美和言语美的研究。

言语美首先体现为合目的合规律的形式——语音的和书面的。任何崇高、睿智的思想,都可以用多种语言形式来表达;平平的语句,不一定能表现出言语美,只有那些具有美学价值的语言形式,才可以将这些崇高、睿智思想中的闪光的意境美、义理美映衬得更为夺目。美学语言学不再研究语句中的意境美、义理美,而着重研究这样或那样的语言形式为什么能使崇高、睿智的思想架上语言翅膀,更深入地飞进读者的心窝。这就是说,美学语言学要研究言语美“自身的份量和独特的价值”,而不一定依附在内容上。一些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十分普通,有时甚至还可能欠文雅,但仍然能使人得到一种美感,这也是语言运用中的事实,就算脱裙子这看来有点不雅的事,在曹雪芹笔下却表达得富于情趣——憨湘云醉眠芍药荫,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同时,有些言语美感的确又是同意义(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悉尼唐人街的主要街道名为Dixon Street,悉尼的唐人按“洋人”的名字来译,而别出心裁译为“德信街”,寓“通德履信”之意,这是(音的)形式与意义俱佳的例子,但抽出意义,光是形式就乏善可陈了。有一种妇科冲洗药,厂家定名为“洁尔阴”,下面发生在一药房柜台前的对话,使人们深切感受到这一命名的“不美感”

女顾客:小姐,我要“洁尔阴”。

女售货员:大吉利事!(一边收钱,一边给药)拿回去洁你自己啦!

女售货员的不快,当然同药名的意义有关。美学语言学试图说明上述种种不同的言语行为、交际类型在不同层次的语言形式的美感和“不美感”的生成机制和有关的规律,并且同一定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观念联系起来,以便求得对语言美和言语美的一般规律及其具体运用的更深刻的认识。

以上说明了钱冠连的《美学语言学》一书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美学语言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学科的理论框架以及语言美和言语美的一般规律和具

体规则。钱冠连的研究，力图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充分运用当代美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对美学语言学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创而又合乎实际的见解，以便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我能读到的美学语言学的论文不多；至少，据我所知，钱冠连在撰写本书时能直接参考借鉴的美学语言学的论述极少。我希望《美学语言学》能够通过上述三大部分的讨论，为美学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打下基础，促进美学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成长。

徐盛桓

1992年10月于陋斋

序 2

冠连兄请我为他的《美学语言学》(第二版)写序,这是个荣誉,也是个难题。这件事我踌躇了许久,深知自己的美学功力不足以肩此重任。但为了友情,更为了一次学习,我还是写了份答卷,但愿它无损原著的精髓和作者的风采。

提起美学,我始终认为这是外语学人不可少的一门知识。因此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在天命之年拜读了两本美学著作,一本是王朝闻的《美学概论》,另一本是杨安苓的《美学初论》,算是亡羊补牢吧。我当时对美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有几分兴味,写过一篇“文学翻译中的美学原则”,发表在《翻译通讯》上。拙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关注,自己也感到有一点欣慰,即使我不去继续研究,别人去深入探讨,我也算抛出了一块引玉之砖。我当时曾经萌发过一个念头,如果锲而不舍研究下去,加上个人多年的译事经验,也许可以写出一本翻译美学之类的读物。后来,拜读了在香港执教的我国译学大家刘宓庆先生送给我的他的新作——《翻译美学》,受益匪浅。这就是我与美学的情结。但,不写书不等于与美学断绝往来。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讨论美与丑的事,我也往往参与其中,或评头品足,或借题发挥。

美同每个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平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像美学那样多姿多彩。美学的触角无孔不入,几乎伸进了所有的学科,无论是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人文科学、技术科学,如建筑科学中有建筑美学、装饰美学,以及人体美学、教育美学、文艺美学,衣食住行哪个方面也离不开美学。把美学用于实际无可厚非,但美学的最本质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因此贬损美学的真正价值。现在有些人把美学泛化、庸俗化,什么都想贴一个美学标签,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以对美学浅层次的涉及为例,现代女孩子们的美容美发,衣着打扮,追求时尚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崇尚人体美之风滚滚而来,催生出一个多姿多彩、美仑美奂、令人神魂倒错的浮躁世界,使本来并不丑的美女,由于一味追求外在的美,而终身致残,这难道还不该引起对美育的全民关注吗?由此延伸到人们对美学的关注,是自然的事。

图书市场上带“美学”字样的书,举目可见。然而,钱氏《美学语言学》(第一版已告罄,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二版)是填补语言学空白的一本力作。读钱氏的《美学语言学》和他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关于美学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美学思想有很深的根基。

写《美学语言学》这样的专著,前无古人,外无洋人。比利时鲁文大学

哲学兼语言学教授 Hermann Parret 在评论中提到,欧美目前的语言学研究没有与之相当的研究课题。可见,这是一种独立的创造。钱先生在《美学语言学》中运用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艺术、美学以及系统论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使美学语言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开放的系统,学科之间的借鉴、融合、互补成就了这部创新之作。

钱先生有一篇脍炙学界的文章:“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外语名家论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这篇文章不仅是言语美的代表作,更是一篇展现钱先生学术风格、特点和理念的陈述。他是一位实践淡泊名利的学者。他认为,淡泊名利会坦然面对两种可能的结局:“其一,经过努力达到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不能作玉磬击明堂,也甘愿作瓦钵奏陋室。他因争取不到那个力不能及的辉煌与大器而走向消极甚至赧赧自扰。其二,因为没有负担,纾舒从容,顺其自然,神闲气定,倒能迅速接受真理,他反而成了大器。”钱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使他在短短的十几年就成就了四部学术专著——《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与《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

他认为,“生活质朴,性格开洒自如者,出手的文笔可能带上明快流畅的美学风格。即使在所谓纯学术论文中也会自然透露出激情与活气,不板脸孔也可以说出深刻道理,举重若轻,方显出智慧幽默。……这是中国学者论文里需要的一种美学风格和气质。”(同上)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正所谓“文如其人”。

我们讲,美无处不在,美学也可以处处出场,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在这大千世界中尽享美带来的愉悦和力量,并非每个人都能在这纷繁万物里认识美的规律,掌握和运用美的法则。

美学是一门分支庞杂、博大精深的学科,也是一门同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历代中外学者,都有精辟的美学著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论大师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人类美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而今天可以说,钱冠连先生的《美学语言学》不啻为珠中之一。由此而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何不该争取培养出自己的大家与学派?教育部主管的《中国外语》在创刊词中就提出,要催生中国语言学流派。钱先生的美学思想就是一派,可以参与世界对话。我们要大力提倡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钱先生有专文讨论了这个问题。

钱先生追寻最平常、最普通的言语活动现象,探索语言美和言语美的基本规律,见人之不见,言他人之未言。仅举一小例可见钱先生观察言语之细心。在英语中 bye-bye 原有俗语之说,远没有 good-bye 正式。但传入我国之后,流行甚广,老少妇孺皆可脱口而出,迅速取代了汉语中“再见”。这里正是语言美的规则起了作用。“拜拜”音节响亮便于延长,老远就能让对方听到,

而“再见”则是辅音结尾，延长的程度和响亮的程度，都稍逊于“拜拜”。再从“拜”的字义来看，与传统的拱手作揖之态相合，颇有旧仪之风。钱先生对这一语言现象，如此认同，以客观的态度来探察其流行的原因，是很值得语言学者学习的（据苏新春《广州日报》）。

钱先生《美学语言学》的问世，向世人宣告了一门新兴语言学科的诞生。美学与语言学嫁接而成一门新兴学科的例子说明，当今学科发展走向交叉融合，也是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学科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自1993年《美学语言学》面世以来，先后就有《光明日报》、《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评介，比利时鲁文大学和布鲁塞尔两校哲学兼语言学教授Hermann Parret的评论，在国际语用学会会刊*Pragmatics*上国际语用学会中心教授Yan Nuyts的评论。此外，《羊城晚报》、广东电视台岭南台与珠江台、《书摘》与《外国语》等刊物上均有评论。可见《美学语言学》影响之深远。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此书，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工作时，还特别发表了钱先生的“美学语言学说略”。

《美学语言学》中有许多精辟论断，绝妙之笔随处可见。我这里不是写评论，而只想再复述作者高远的睿见。研究美学语言学应该揭示语言这个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形成和谐统一关系的方式和规律，以及人对语言变异的审美干涉。钱先生这个命题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他从美学切入研究语言学，等于把观察语言的角度又增加了一个，它可以使我们更逼近语言王国的迷宫。而语言结构的变化在不断地接受审美意识干涉中日臻完善，语言的发展与变化由于人们对语言美和言语美的追求而越发深刻。这个结论应该是符合科学认识论的。

语言结构和层次上的审美选择，照应了生命的和谐状态。他把语言系统和生命系统放在一个大的宇宙系统中探讨，指出自然大宇宙的运行有节奏，语言的运行也有节奏；自然宇宙美的表现形式同语言美的表现形式相同：同就同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简单性和复杂性、秩序和谐与整一以及对称性。这些形式美特征一一在语言结构和层次上表现出来，在大自然宇宙中也一一得到印证。我要指出，这正是语言全息律在《美学语言学》中的展现。这说明，他在之后写作的《语言全息论》正是《美学语言学》非常逻辑的发展。我以为，钱先生的论述无疑是受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庄子运用综合思维的整体观，把局部和整体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之美，运用形象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和完成审美活动，故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宏论。把天地之美贯通到万物之中，可以解开许多疑团，可以创造许多新的奇迹。

以上讲了个人对美学语言学的感悟、钱先生的美学思想和学者风范以及创建美学语言学的哲学追求。

是为序。

张后尘

2004年6月24日于北京

原版自序

这本书在鄂西的一个山沟里开始酝酿，在珠江三角洲停笔，历时四年（1988—1992）。着笔之时倒是常有激动，现在息墨却无“释倒悬”之轻松。不敢轻松。一个东西不成器，还枉费了读者的热情，罪莫大焉。“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棚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第332页）铁案尚可推翻，蓝图尚被涂抹，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尚遭棚扎，何况我这散钱未串、引弓不满之作？倒不如放聪明一点，不去强求创理论定系统，只求说出自己的（也许是新的）感受。好比捏泥人，不怕缺少了什么部位，倒是怕捏出来的部位不显神采与灵气。抱定了这个宗旨，写起来就少了许多包袱。若有蹈迹承响，自是工力不够，决非偷懒而陈陈相因。只要人们阖上书后说这么一句：“还算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就达到了目的。

这里，我要特别对翻开这本书的青年读者说几句话。人们常问一本书有无可读性，我捉摸，这意思是问书有无趣味，有无吸引力。我常常觉得奇怪，理论书为什么就一定要闹到许多人（甚至圈内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地步。我写作过程中，常常找我家里的青年读者瞧瞧，他们看了有笑容，我就放心了。我努力收到这一点效果，也许和本书的下面几个特点有关：既然拿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话语做审美对象，那就应该让会说话（写话）的人都看得懂，看得出名堂，否则，我这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它何用？因此，书上拿来作为论证的例子都是真人嘴里的真话，皆有案可稽，除非原记读者出了差错或弄了虚假，我的立案却是真实的。以往的著作均取材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话，那是因为研究目的不同。本书以言语美为重要研究对象，理所当然要拿真实的日常话语作研究的原材料，此其一。其二，本书要算美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如果真的交叉成功了的话），它就有一个难处须解决：“关于美学的范畴和主要概念，从来就是相当混乱的；有关的哲学用语，也是往往各有各的用法而意义也不一致，这也显然表明美还是没有成为科学的标志。”（蔡仪：《新美学》（改写本）第二卷序）美学尚存这么多麻烦，我拿来用在本书里的东西，就只好拣最基本的、大家容易接受的部分。另外一个难处也得解决，言语美论的框架是前无借鉴的，我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不想用相邻学科的系统来套这本书。读者可以从本书目录里发现这一点：我领悟了实际材料中的什么就写什么，需要立什么名就立什么名。正因为从实际出发，就可能容易读下去。

为这本书付出心血和劳动的，有我许多师长和朋友。我要感谢他们。王宗炎、桂诗春、李锡胤、伍铁平几位先生，给初稿的导论部分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没有用心费时的读稿，这些具体意见是提不出来的，可见他们帮助的诚心诚意；我的朋友黄谋燕、汤贤均、李植玛、张国辅几位先生，在美学、文化、语言、音乐、民俗等方面给了我许多指点，提供了许多信息与资料。特别是黄谋燕先生，对我美学问题的求教，每信必复，指导谆谆，鼓励良多。徐盛桓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从框架到细节，都给了无私的指教，并通读了全书稿，做了校订；我所在单位的两位领导——广州外国语学院语言所所长陈楚祥先生和《现代外语》主编张达三先生，始终爱护我、关心我，为我的写作与作品出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海天出版社以及宋城先生以难得的勇气和珍爱之心——对科学和出版事业的珍爱——鼓励我潜心写作并对书稿质量的提高花了心血。在这里，我要对他们——说声“谢谢”——满含深情的谢谢。

广州，白云山下，1992

无虑流年再十载，不负长读冬收斋

第二版自序

拙著《美学语言学》算我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于1993年面世至今，已是十一个年头了。

出版之后，逐渐引起一点儿反响：《光明日报》主编的《文摘报》1993年某日发表摘要并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发文转述了Herman Parrat（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顾问、比利时鲁文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两校哲学兼语言学教授）的评论，在国际语用学会会刊*Pragmatics*(1993/12)上，国际语用学会中心教授Yan Nuyts逐一介绍了本书的大意并有短评，《羊城晚报》1994年7月31日发表介绍文章，广东电视台岭南台1994年12月31日的专栏《每周一书》介绍了此书，广东电视台珠江台1995年1月1日再次介绍，《光明日报》主编的《书摘》1994/2摘发了本书的第三章“语言交际渠道的审美选择”，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刊之一的《词库建设通讯》1993/2转载此书一个章节“民族审美观念对外来语的‘染色’”，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此书，1994年8月荣获中国第七届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评奖一等奖（最高奖），具有权威性的《新华文摘》94/10发表摘要“民族审美观念对句段结构的影响”，1994年12月5日，本书作者在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长沙）的闭幕式上，应与会者要求和大会执行主席之邀，在会上对美学语言学的构思作了介绍，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南京《服务导报》1994年6月4日摘录此书一节：语言交际的审美选择，《外国语》1995/2发表评论文章，拙文“美学语言学说略”先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3期发表，然后又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论文选萃》（1997年）收入。十多年来，不断地被引用，不断有读者打听寻购，很多汉语界的学者认识我就是通过这一本书。以上情况说明：这本书有人读。出一本书，十年以后有人读算是作者的幸运。作为这种幸运的一个标志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此书。责任编辑贾巍先生作了精心再处理。对此，我的感激之情是无以言表的。我有一个预感，随着这一次的精心再版，读它的人会更多一些。

这一次再版所作的工作如下示：

改正了原版中一些印刷错讹与书稿中的错别字；

局部删削与增加；

修改了个别术语（如将“元言语”变为意思更为清楚的“原生言语”）；

改正个别因时代变迁而变化了审美标准的论述；

改正了个别论述，使之变得更为准确与完美。最后这一项，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原书第182~183页，讨论了典礼仪式交际类的审美选择

问题。这一段叙述作了大的改变，因而结论也作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结论(原书第183页)说：“总之，典礼仪式交际类的语言的一成不变——暂时淡化美学意识——现象可作两个解释，那便是：(一)音乐流动中的休止拍(节)现象，(二)……”改动后的新结论中，保留了(一)音乐流动中的休止拍(节)现象，将第二点改为：(二)程式性话语利于交际双方的协作效益的最大化。

再版的最后一项事：增加了一个主要参考书目与重点参考书目。

在原版自序中，读者会发现有这样一句话：“……否则，这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它何用？”这句话的浓缩便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十一年以后，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了。但是，这次再版的时候，仍然保留了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

保留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保留一个与我自己辩论的活靶子。这个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也是语言学界的，尤其是管理学术界的行政部门的(他们要求申报基础理论的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使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作难，甚至搁浅)。窃以为，语言学界(或者联想到其他个别的人文领域)拿不出具有向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大家不都是关心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被这个理论局限所纠缠：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眼下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来不了。

我认为，确实有一些理论是有实用价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另一方面，对理论的要求是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眼下还看不出有什么实用价值)。

因此，我借这个机会，阐发一下这个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可能有重要影响的问题。此前，我写了一篇论文，名为“外语界学术研究新阶段的标志”，旨在全面阐述外语界学术研究要具有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在研究上应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并对下面几个现象进行了讨论：爱理论，却藐视体系；爱事实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爱记录句子，拒斥猜想句子；爱归纳推理，拒斥数理逻辑与演绎推理。现在，将涉及理论与应用关系的部分的基本思想摘引如下：

我们当然欢迎、鼓励理论能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

这里要指出一个可以理解的对理论的误解。许多教师很忙，没有时间读外语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抽时间看外语刊物(这是可贵的精神)，结果发现这些刊物上的理论并不能帮助他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经过多次的失望以后，他认定理论是无用的，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如此地辜负了我，我干吗还要对它抱以热情？应该对此负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理论形成的初期甚至在形成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总是与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外在东西若即若离，甚至根本看不见。我们不应该苛求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实用性。在科学史上，早期看不到任何实用迹象的理论，后来都一一地引起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一般地说，成熟的理论，范畴化成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实用的契机。而一些主张实践惟一的人，等不到这种契机出现时，便指责理论无用。

规律是哪里来的？规律不是事物自然地与人“报告”的，是人认识出来的（日常用语：“规律是人总结出来的”），规律是人为的一套概念。概念只有人才有能力形成，事物本身是不会把内在的东西向你“说”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人主动追求认识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人去主动认识规律的这个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理论属性的另一方面，理论本身就具备独立的知识形态。实践的知识是知识，理论的知识也是知识。有一些理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实用的契机，永远也引导不出一种实用的契机。这种看起来永远的空头理论，具有非外在的、不显形的性质，它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从而使人会思考，找到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办法。可是，许多人都把这种无形的“用”当作无用。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会思考、能解决问题的“用”，在许多人的眼里居然就不算是有用，这不是大大折损了理论的价值了吗？有些人只愿学习对象知识（如果用英语，则可用 object knowledge），即具体的学科领域里的内容，而不愿学工具性知识（metaknowledge），即管理知识的知识，给别的知识提供营养的知识。

“理论无用”这样的误解的生成，在于要求从理论中变出一种可见的物质形态来，这就完全抹煞了理论知识本身作为知识的价值。理论能不能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能不能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这样的认识价值上的要求，才是对理论的第一要求。一个理论认识使人深刻地认识了对象，从理性上把握了对象，对于理论来说，它就已经够格了。所以我们说，首先要求理论有实用价值或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有实用价值，本身是一种偏理。

你对理论的考察，只需要问它本身是否具有知识的价值，能不能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能不能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如果是，它就过了关。它们能不能在语言教学上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是后续的工作，是另外一个人的工作。我们不能要求任何理论都包打天下。

无“实用”的学说，往往有“虚用”；它虽然无“外在的用”，却有“内在的用”；无“有形的用”，却有“无形之用”，它潜藏着大用。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当然会强大起来，这个民族如果不排斥虚用的理论，必会以深刻的

认识能力、深沉的精神力量支持自己目前的强大，争取未来的更强大。

流去岁月十一载，这对于人类的历史，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一个人，却不能不计。十一载，已去了他宝贵的有生之年的八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又一个十年，会是怎么样呢？我的态度是：无虑流年再十载，不负长读冬收斋。

2004. 1. 31 于白云山下冬收斋

附：本书阅读指南

不同的读者，似应有不同的阅读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按顺序阅读

要想了解美学语言学整个理论构建与框架的读者和准备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全书的读者，不妨采用这种阅读方法——按本书的编排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作者对这两类读者（和一切读者）想说的话是：本书从理论框架到微观描写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充实、修改甚至彻底推倒重来的。

2. 三四五在先，六在中，其他在后

本书第一、二、七章，理论色彩比较重一点，而第三、四、五章，感性材料较多，从三、四、五章入手，有这样的好处，先有感性印象，占有了感性材料（第三章讲语言结构、层次上的审美选择，第四、五章讲言语美），便不会被第一、二、七章的理论术语难住——尽管作者努力做到深入浅出，但不可能事事浅出。这种阅读法，对于那些对美学与语言学理论都不那么熟悉，但有志于此项研究与学习的读者，是有一定的方便之处的。作者对这部分朋友想说的话便是：您多少会得到一点收获与发现，发现本书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一种收获。

Abstract

Aesthetic Linguistics ; The Beautiful ; Language and Speech, By Qian Guanlia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305 pp.

Aesthetic linguistics is a new discipline created by the author, with the book filling the gaps in this field. Aesthetic linguistics is the study of aesthetic attributes of language and of properties and laws of daily speech events and speech acts which serve as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as well as aesthetic objects.

The theoretical points in this monograph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1) beauty of speech at the two levels and its generating mechanism; (2) the aesthetic choices at the structure and levels of language which human beings constr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uble yardsticks, that is, the useful and aesthetic yardsticks; (3) beauty of speech events and the strategies to pursue beauty of speech; (4) the aesthetic axiology of a nation and the nation's language mirroring one another; (5) the aesthetic intervention by human beings in language change.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aesthetic linguistics is (1) the aesthetic choices at the structure and levels of language and (2) beauty of speech events and strategies to pursue beauty of speech.

This book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other linguistic ones in China by the real and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served as the aesthetic objects and by all the materials of the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taken from some records, archives and dossiers about real persons. Such a linguistic monograph in which no dialogues in fiction are quoted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dialogues in fiction should be the object with which literature-aesthetics deals rather than the object with which aesthetic linguistics deals.

The two other features of the book are that (1) it does not apply mechanically in itself the system of aesthetics or linguistics, so its own system is based on what exists in the matter of linguistic facts, not following the beaten path, and that (2) it gives a great deal of new ideas. Apart from the five points concerning the macro-theoretical framework mentioned above, the other examples of the new ideas concerning the micro-argume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language system is a structure in dynamic balance imitating life system; (2) choosing fine wording pleasurable to ears in communication is the most common strategy in speech events; (3) there are numerous evidences in a natural form and, sometimes, in a fossilized